

◆ 当代符号学前沿译丛

张杰 赵毅衡 主编

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打开边界的符号学

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

[意大利] 苏珊·彼得里利 奥古斯托·蓬齐奥 著
王永祥 等译

译林出版社

◆ 当代符号学前沿译丛

张杰 赵毅衡 主编

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打开边界的符号学

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

[意大利] 苏珊·彼得里利 奥古斯托·蓬齐奥 著


王永祥 彭佳 余红兵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打开边界的符号学: 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 / (意)彼得里利,
(意)蓬齐奥著, 王永祥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5.7
(当代符号学前沿译丛 / 张杰, 赵毅衡主编)
书名原文: 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ISBN 978-7-5447-5550-4

I. ①打… II. ①彼… ②蓬… ③王… III. ①符号学—研究 IV. ①H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1528号



Semiotics Unbounded: Interpretive Routes through the Open
Network of Signs by Susan Petrilli and Augusto Ponzio
Copyright © 2005 b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Original edition published b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Canad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5 by Yilin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财产权登记号: 10-2012-337号

书 名 打开边界的符号学 穿越符号开放网络的解释路径
作 者 [意大利]苏珊·彼得里利 奥古斯托·蓬齐奥
译 者 王永祥 彭 佳 余红兵
责任编辑 马爱新
特约编辑 张海波
原文出版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6.625
插 页 1
字 数 623千
版 次 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5550-4
定 价 69.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

主编序

无论今日还有多少礼貌周到的疑惑沉默,还有多少不由自主的讥讽微笑,符号学运动正在中国飞速发展。证明顺手可得,而且令人信服:全国每年刊出的符号学论文,出版的符号学书籍,开出的符号学课程,数量都已经非常巨大。百度一下,“符号学”这个听来依然生僻的词目,已经有 464 万条,须知,某些历史悠久的高校必修科目,例如“文艺学”,不过 519 万条。符号学在中国的迅速崛起,已经无可否认。

说的人多了,关心者多了,不是坏事,但是认真的学理探索,就更是当务之急了。是符号学的“可操作性”,使它成为人文社会各科的公分母,我们称作“文科”的各种学科,都得到符号学的方法论支持。但是,当符号学被应用于各种学科时,往往会有一些概念变成了似是而非的套语,变成了不必求其甚解的话头。因此,符号学者面临的任务不仅是普及,更是深入的学术探讨。

什么是符号?可以简单地说:符号是用来携带意义的。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表达,符号的用途是表达意义。反过来说: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这个定义,看起来简单而清楚,翻

来覆去说的是符号与意义的锁合关系。实际上这定义卷入整个文化,因为文化就是一个社会相关表意活动的总集合。

那么,什么是符号学?符号学在西方通用的定义“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学问”(Semiotics is the study of the sign),实际上是用希腊词源“符号”(semeion)与拉丁词源“符号”(signum)的同义词作循环定义。我们没有必要跟着西人转圈子。可以简明扼要地说:符号学就是意义学,是研究意义活动的学说。符号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就是人为何追求有意义的生存,为何这种追求使他成为一个文化的人。符号学是人类历史上有关意义与理解的所有思索的综合提升。笔者二十年前对文化下了一个定义:文化是一个社会所有意义活动的总集合。毕竟,意义问题,是所有人文学科关注的中心,而且一旦放弃追求意义,我们就不再是一个“存在”的人。

符号学原本是形式论的一个派别,由于其理论视野开阔,又具有强烈的可操作性,20世纪60年代之后成为形式论的集大成者:符号学从结构主义模式,推进到后结构主义模式,从以文本研究为主要目标,推进到以文化研究为主要目标。当代全球文化的迅速蜕变,使形式研究超越了自身:符号学保持其形式分析立场,另一方面又超越了形式研究,其锐利的批判锋芒,成为整个当代批评理论的方法论基础。

中国在历史上就一直是一个符号学大国。《周易》是人类第一个对世界进行抽象解释的符号体系。王夫之的界定非常类似于我们今天对符号学的理解:“乃盈天下而皆象矣。诗之比兴,书之政事,春秋之名分,礼之仪,乐之律,莫非象也,而《易》统会其理。”¹他的“统会”两个字,用得很准确:这是符号学作为人文总方法论的特色。

“符号学”这个现代中文学科专称,是赵元任在1926年一篇题为“符号学大纲”的长文中提出来的,他指出:“符号这东西是很老的了,但拿一切的符号当一种题目来研究它的种种性质跟用法的原则,这事情还没

1 王夫之:《船山全书》第一册,《周易外传》卷六,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1039页。

有人做过。”他的确是独立于索绪尔或皮尔斯提出这门学科，应当是符号学的独立提出者。

在西方，符号学的学科史，从皮尔斯与维尔比夫人通信算起，已经超过 115 年；从索绪尔在日内瓦大学讲课算起，现在正好一个世纪；而中国的符号学起步并不比他们晚多少，从赵元任 1926 年提出“符号学”、方光焘 1929 年在法国研习索绪尔开始，符号学在中国缓慢地，但是不屈不挠地前行。这个过程到现在，已经接近 90 年，比起西方符号学的历史不遑多让。

我们惋惜赵元任之后，“符号学”这个词在中文中消失几十年。的确，当别的民族前进时，我们止步了。这不能完全怪历史迷路：中国知识分子喜欢宏大理论，在逻辑性比较严密的学科上，一直比较钝感。中国思想者，尤其是现代学界，不耐烦于逻辑分析，更喜爱“整体把握世界”。这种学术倾向与思维方式，不能说是缺点，但是分析方法几乎整体缺席，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大弊病。符号学在苏联和东欧一直非常发达，莫斯科—塔尔图学派的成就，为世界符号学界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印度符号学在吠陀诗学的基础上发展很快。而在中国 20 世纪 80 年代的文化热中，符号学才作为一种新奇的舶来品被介绍过来，而且一直被看作纯粹的西学。

要建立中国的符号学，必须抓两头。一方面是理论的抽象，符号诗学、符号叙述学、符号美学、符号学主体哲学，都有人在辛苦经营；符号学与马克思主义，与现象学—阐释学，与精神分析等批评理论的学科融合，都有人在做专题研究；符号学丰富的中国传统资源，包括先秦诸子、《易》学、唯识宗与因明学、道家与民俗，都有耐得住寂寞的学者在思索。

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重符号学的渗透力：产业商品如广告、品牌、游戏、动漫，取名等等；社会文化如幸福感、体育、时装、名人、神话，环境、旅游等等；艺术门类如电影、电视剧、流行音乐、网络等等，都有人在做深入的符号学钻研。只有不断地让符号学的原理经受文化实践的

考验,才能使符号学成为一门活的学问,边界开放,不断拓展。

这就是我们与译林出版社合作,推出这套“当代符号学前沿译丛”的原因:所有选到这套丛书中的符号学书籍,都是各国符号学者做出的最新成就。我们必须时时参照,才知道国外的符号学者在哪些方面走在我们前面,而在对比中,我们也可以时时看到自己可以,甚至已经做得更好的地方。正如在一场马拉松比赛途中,我们始终看到一道跑的人,才能明白在哪一个位置我们可能超出。你追我赶,是因为我们合起来,组成了坚持快速向前的世界符号学运动。

赵毅衡

四川大学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所长

2014年8月2日,成都

作为一般理论、一门科学或一门学说,今天的符号学渐趋成为“总体符号学”;此处的“总体”表明一种方向、一种趋势、一项工程。因此,总体符号学是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符号、传播、解释是生物专有的特权。凭借“总体性”或“全局性”方法走近符号学,对“符号的生命”的研究立刻与对“生命的符号”的关注联系起来。符号活动源于生命最初的萌芽。而今天的符号科学几乎完全局限于带有类人类本位主义、语言本位主义、语音本位主义、字母本位主义和种族本位主义偏见的,“研究社会生活内部的符号生命的科学”(索绪尔语)。

无论如何,“传播”不是内部的内容外显的外位化过程。按照这种理念,传播好比一种电子任务,它由一个生命(电子任务发布者)发出,发生于被视作起点的电子任务发布者和另一个被视作终点的生命(接收者)之间,因此,传播就发生于一个充当信息发布者角色的生命与另一个充当信息接收者的生命之间。根据这一模式,存在着一种能够传播的生命,一种首先存在,然后传播的生命,亦即,一种先于、独立于其传播行为而存在的生命。但恰恰相反,本书作者持有的观点是,传播就是生物特有的特征,就是存在的条件,就是生命的条件。

四卷本巨著《符号学:自然与文化的符号理论基础指南》(Posner, Robering 与 Sebeok, 1997—2004)的总体规划无疑是直接表达当今符号学究竟是什么:总体符号学、打开边界的符号学、具有跨学科研究方法特征的符号学,它包容医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数学、逻辑学、语法学、文体学、诗学、音乐学、美学、哲学等等。

总体符号学或生命符号学的研究对象是符号域。该术语来自尤里·M. 洛特曼(Lotman, 1991),但西比奥克(“总体符号学”,1994a;现收录于 Sebeok, 2001b)比洛特曼在更广义的意义上理解符号域。洛特曼将“符号域”这个术语的指称

范围局限于人类文化，并声称，在如此理解的符号域之外不会发生传播（参见 Lotman, 1991: 123—124）。相反，总体符号学认为符号活动与生命完全一致（在这一意义上，总体符号学就是“生命符号学”）；从总体符号学视角看，符号域等同于生物域——该术语是由弗拉基米尔·韦尔纳茨基于 1926 年在俄语中发明的——因此，符号域便成了符号生物域。总体符号学昭示了符号网络的扩展性和一致性，这个网络包括洛特曼意义上的，由人类、人类文化、符号、象征和人工制品等构成的符号域。但总体符号学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该符号域是更宽泛得多的符号域（即符号生物域）的一部分，这是人类从未离开过的符号网络，而且，就他们作为生物而言，永远不会离开。

关于人类世界，符号学必须反思一下埃德蒙德·胡塞尔称为已经给定、已经完成、已经构成、已经确定的世界的可能性条件。重点关注选择性规划的世界批评性分析需要这种反思。我们的观点是，今天的符号学正在执行胡塞尔称之为建构现象学的总任务。他在 1948 年出版的《经验与判断》中明确指出，建构现象学的目的是描述建构一个可能的世界的全部复杂运作。探寻世界如何建构指的是，研究一般世界的基本形式，而不是研究我们这个现实中实际存在的世界。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从真实性、现实性和历史性角度，而且要从潜在性和可能性角度去研究人类世界的建模结构与过程。这种研究的特殊性还表现在，它关涉种族特有的建构世界的方式。事实上，人类与其他动物不同，他能够建构无数可能的世界。对于西比奥克来说，人类的世界建模工具可以称作“语言”。这一能力是人类所特有的。实际上，与所有其他物种不同，唯有人类能够建构无数真实或想象的、具体或虚幻的世界，而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参见 Sebeok, 1991a）。

符号的解释项是第一个符号在解释者心中创造的另一个符号，“一个对等的符号，或者也许是一个更为发达的符号”（Peirce, CP 2.228）。因此，解释项符号不可能等同于被解释符号；它不可能是一种重复，正是因为它是经过中介促成的，是解释性的，因而永远是新的。对于第一个符号来说，解释项是一种反应。它就这样开启了一个新的符号活动。从这一意义上说，它是一个更为发达的符号。作为符号，解释项决定另一符号，而这一符号又会充当解释项；因此，解释项通往新的符号活动，发展着符号活动，是新的符号事件。因此，符号的意义是一种反应，是一个解释项，这种反应或解释项需要另一反应或解释项。这暗示了符号与符号活动的对话性。一个符号在另一对它作出反应的符号中获得意义，而这另一符号也会成为符号，条件是，另外再有一个符号对它作出反应，对它进行解释；如此往复，以至无穷。用我们的术语来表述，符号活动三分关系中的“第一符号”，即通过符号中介而获得意义的对象，是被解释项，而赋予意义的是解释项；解释项可以分为两种主要类型。

允许符号识别的解释项是识别解释项。这样的解释项与信号、符码和符号系统有关。一个符号的具体解释项,即解释其实际意义的解释项,可以叫做应答性理解解释项。这第二类型的解释项并不局限于识别被解释项,而是表达它的符用意义,赋予它介入和参与的关系:解释项对被解释项作出反应,对它表明了立场。

雅克布·冯·乌克斯库尔的“功能圈”是一个意义生成过程模式。因此,它在结构上也具有对话性,它关涉“如果……那么……”类型的推理。在“功能圈”中,“客观连接结构”所产生的解释对象变成解释结果(由信号配置表征于有机体中),再由解释项翻译成引发某一行为使之成为“连接结构”的行为意向。这里的关键是,在这样描述的“功能圈”中,被解释项(解释对象)与解释项(它由另一解释项来解释,依此类推)之间建立起了对话关系。解释项并不局限于识别被解释项,而是与之建立一种互动关系。

不仅“功能圈”具有对话性,而且反过来,从严格意义上理解的传播也可依据“功能圈”来分析。换言之,在一个试图就某个物体传达某种意义的信息发送者与信息接收者之间的对话性传播关系也可依据“功能圈”模式来考察。

这一自我再生系统理论与浅薄的对话思想是不相容的,无论这种对话思想是基于将传播描述为从信源到信宿的线性因果关系的传达模式,还是基于听话轮转换规则支配的会话模式。

关于对话性,理解为打开边界的符号学的总体符号学也进一步发展了巴赫金及其“小组”提出的符号理论。对于巴赫金来说,对话是一个人的身体介入另一个人的身体的体现方式(认为身体具有个体性、孤立性、自治性这样的想法只是一种幻觉)。身体之间相互关联性和肉体交互性通过“怪诞身体”形象(参见 Bakhtin, 1965)最为充分地表现于大众文化、公众领域的大众化语言和狂欢节面具。相对于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巴赫金发起了我们称之为“对话理性批判”的运动。正如“怪诞身体”隐含于他者身体之中一样,自我以对话方式隐含于他性之中。事实上,我们已经说明,对话与身体密切相关。

巴赫金的对话性不能与他的生物符号学思想隔离开来理解。基于该符号观,巴赫金批判了个人主观主义和抽象客观主义。对话关系不仅存在于严格意义上的人类世界,而且存在于更广泛的生物世界。由巴赫金从哲学层面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从艺术层面发起的“哥白尼式革命”关系到以全部的生命、需要、思想和行为参与到他者(包括人与非人)的生命之中的人。

这就是与世界和他者身体之间具有重要的、牢不可摧的关系的身体。关注中心由身份(无论是个体的,如自我意识,还是集体的,即社团、历史性语言或整个文化系统)向异他性的转移本身就是一种哥白尼式革命(Ponzio, 1997a)。随着这样的革命中心转移,巴赫金的对话理性批判不仅开始质疑西方哲学总的趋向,而

且还质疑催生西方哲学的文化主流趋向。

将符号学从语言本位主义中解放出来的过程应该归功于音乐语言。相对于符号学和其他符号和语言科学，音乐被证明是依据言语语言范式难以对付的主题。音乐语言是对语音本位主义的符号活动研究方法抵制最强烈的语言。音乐符号学必须回答这一问题：“哪种符号学是音乐符号学？”当涉及音乐时，符号学必须做好质疑自己的范畴和方法的准备。在符号学是“音乐符号学”的条件下，音乐可以理解为符号活动。此处的“音乐符号学”不是指应用于音乐的符号学，而是指音乐的符号学视角。若没有聆听，音乐则不可设想，所以，音乐符号学就是倾听符号学。符号学应该首先采取倾听的态度，而不是依据业已存在的范畴质疑不同的符号类型。总体符号学之总体性不仅是从范围来理解，更是从倾听的能力来理解（参见 Ponzio, 1993a: 138—154; Lomuto 与 Ponzio, 1997）。

医学上的听诊即起于听。在古希腊，音乐被认为具有治疗特征。另一方面，符号学从症候学（或曰医学症状学）发展而来。盖伦认为症候学是医学的主要分支之一。

今天的医学具有“生命权力”的功能，可以提高使身体从属于生命政治的知识力量的技术（这受到米歇尔·福柯的抨击）。医学促成身体有控制地插入生产系统。今天的医学科学有其专业研究，同时将身体视为自足的实体，强化了个体作为一个对他者漠不关心的独立身份的主导性思想。在这样的语境下，倾听变成“直截了当的、意义明确的聆听”，变成法律或“话语秩序”（Foucault, 1970）强加的聆听，变成“应用式的聆听”、“想听见”、强制说话并意义明确地表述。倾听是一回事，而想听见则是另一回事。倾听是应答性理解：“倾听就是说话。”（Barthes 与 Havas, 1977: 989—990）巴特的这一说法与巴赫金很相似；倾听关注的中心是构成符号的对话性。相反，听见，或想听见、“应用式听”都排除了应答性的倾听。因此，它属于固定了提问与应答角色的、将倾听与应答性理解隔离开来的“封闭的话语世界”（马尔库塞）。理解为对话和应答性理解的倾听会不断生成新的能指和解释项，却不会使意义固定不变。相反，“应用式听”将能指和解释项固定在刻板的言语角色的网络之中：它维护着“信徒、弟子、患者古老的位置”（Barthes 与 Havas, 1977: 990）。

倾听对于总体符号学，对于随时调整自己，从而保持与意义生成的宇宙一致，并理解这个宇宙的能力具有决定性作用。就社会和文化生活中被激怒的个人主义和当前科学研究中的“过度专业化危机”而言，存在分离主义和以偏概全的不同倾向（无论是疏忽所致，还是存心欺诈）；对于批评性地讨论分离主义和这些不同趋向来说，倾听是很有必要的。倾听的能力是将符号学与其早期作为症候学的使命联系起来的前提。假如考虑到生命与符号活动的趋同，符号学对整个地球上

的生命感兴趣,假如研究符号最初的动机之一就是“健康”,那么,今天的符号学在全球化时代不容忽视的一项任务是呼吁人们关注生命。

现在总结一下我们相信符号学的未来需要具备的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可以使用“符号学之先期未来”这一术语——在此处,先期未来对应于现在,因而取决于我们。我们今天要对符号学未来的先期未来负责。

这正是我们现在要介绍的巴里—莱切符号学计划,现将这些条件归纳为以下十点:

第一,符号学必须建立于一套一般符号理论基础之上。此一般理论与相关的符号概念必须避免符号学(尤其是索绪尔的符号论)常呈现出来的局限性:换言之,一般符号理论必须避免语言本位主义。语言本位主义视言语符号为一般符号,因而视语言学为符号学的典型科学。(从这一观点看,巴特说得没错:符号论受语言本位主义的影响,结果被纳入语言学之中,尽管索绪尔原来的意图是将语言学纳入符号论。)

一般符号理论所提出的一般符号模式的建构不可基于言语符号。这种语言本位主义的符号学研究方法建立于下述谬误的基础之上:我们研究任何类型的符号唯有通过言说、通过言语符号才能完成。关于一般符号模式的建构,我们的模式应该使符号最难以进行言语翻译、最具抵抗力、最难以简化、最具他性。有一种符号对这些特征作出了响应,那就是音乐符号,亦即音乐语言。音乐符号回避了话语的帝国主义。因此,音乐符号的研究不能使用符号论中实际发生的语言本位主义符号学研究方法。

第二,理解为一般符号理论的符号学必须是音乐符号学。换言之,一般符号理论应该参照音乐语言符号,以此验证其本身的一般特征,验证其作为普通符号学的效力。这不是将符号学应用于音乐的问题,而是建构一种考虑音乐的符号学研究方法:在这一意义上,“音乐”是主格而不是宾格。

第三,普通符号学是音乐符号学的一个直接结果是:一般符号理论将音乐的基本要素作为它的方法论条件,即倾听的能力。

符号学方法论即倾听方法论。倾听是应答性理解的解释项,倾听具有好客的气度:它欢迎其他符号,欢迎他者符号,欢迎具有他性的符号(一些符号的他性程度如此之高,我们一般只能以否定形式对其命名,即,非言语符号)进入符号学之家,进入符号学大厦。倾听是一般符号理论的条件。

第四,关于符号学的范围,它必须朝着总体符号学方向发展。这方面的典范之作是托马斯·A. 西比奥克 2001 年出版的《总体符号学》,他于同年去世;这是他去之前和他开始自己的研究以来发表的最后一部作品。符号学应该绘制一幅总的蓝图,无论我们的符号研究兴趣是在什么具体领域,我们都能了解自己的

方位：“你在这儿。”

第五，作为一门科学，符号学应该意识到其可能性条件。作为一门科学，符号学建立于一种特殊的能力基础之上，这是人类这一符号动物特有的使用符号的能力。这是一种元符号活动能力，它将人类与所有其他生物（仅具符号活动能力）区别了开来。

第六，与理解为人类所特有的元符号活动的符号学不同，作为一门科学的符号学体现为元符号学。假如人类是元符号活动动物，那符号学家——进行符号科学实践的人——就是元符号学动物。

第七，作为反思符号的能力，元符号活动与责任相关联：唯有人类（现存动物中唯一的符号动物）能够解释符号和符号行为，唯有人类能够解释自我。因此，人类负有责任，是责任的主体。符号学家实践元符号学，因而肩负双重责任：身为符号学家，他/她必须为自己和他人负责，而作为总体符号学家，他/她必须为整个地球上的生命负责。

第八，符号学是一门批评性科学，这不仅是从康德意义上说，即，它审视其自身的可能性条件。符号学是一门批评性科学还因为它会质疑当今的人类世界，其质疑的依据是，这不是唯一可能的世界，这不是某保守意识形态所确立的终极性世界。批评符号学视世界为一个可能的世界，众多可能的世界中的一个，亦即，一个可以受辩驳的世界。

第九，作为总体符号学，作为元符号学，作为（上述双重意义上的）批评符号学，作为负有双重责任的符号学，符号学必须以这个星球上的生命为研究对象——这不仅是从认知意义上，而且是从实际意义上来说的。换言之，符号学必须关心生命。从这点看，符号学必须恢复与医学症状学之间的关系。而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问题，一个记住源头的问题。更为激进地说，我们发出的信号是一个意识形态纲领性秩序的问题。

从这一观点看，如前所述，符号学就是倾听，就是求助于倾听。这里的倾听不是从包含符号学的一般符号理论的意义上理解，而是从医学意义上理解；从医学症状学或症候学意义上说，符号学就是倾听。符号学必须倾听当今全球化世界的症状，识别不适与疾病的各种不同表现——包括社会关系、国际关系、个人生活、环境、整个地球上的生命中的不适与疾病。

其目的是进行诊断和预后，并针对即将走向自我毁灭的全球化的世界，提出可能的疗法，为总体化、为健康的符号活动创造美好的未来。

第十，权当结语：整个计划描绘了具有巴里—莱切符号学学派特色的符号学的方向，我们对其施以洗礼，将它命名为符号伦理学。

参考文献

- Barthes, Roland and Roland Havas (1977). Ascolto. *Enciclopedia*, vol. I. Turin : Einaudi.
- Bernard, Jeff; Bonfantini, Massimo A.; Kelemen, János and Augusto Ponzio (eds.) (1994). *Reading su Ferruccio Rossi-Landi. Semiosi come pratica sociale*. Naples :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 Bonfantini, Massimo A. (2010). *Platone*, Napoli,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 Bonfantini, Massimo A. and Arturo Martone (ed.) (1993). *Peirce in Italia*. Naples : Liguori.
- (1993). *Il dialogo della menzogna*. Rome : Stampa alternativa.
- Bonfantini, Massimo A; Ponzio, Augusto and Susan Petrilli (1996). *I tre dialoghi della menzogna e della verità*. Naples :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 (2006). *I dialoghi semiotici*. Naples :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 Bonfantini, Massimo A. and Augusto Ponzio (1986). *Dialogo sui dialoghi*. Naples : Edizioni Scientifiche Italiane.
- Cobley, Paul (ed.) (2010).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emiotics and Linguistics*. London and New York : Routledge
- Deely, John; Petrilli, Susan and Augusto Ponzio (2005). *The Semiotic Animal*. New York-Ottawa-Toronto : Legas.
- Petrilli, Susan (2005a). *Percorsi della semiotica*. Bari : Graphis, 2nd ed. 2007.
- (2007a). Significs and semioethics. Places of the gift in communication today. In G. Vaughan (ed.), *Women and the Gift Economy: A Radically Different Worldview is Possible*, 108—120. Toronto : Inanna Publications and Education.
- (2007a). (ed.) L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come arte dell’ascolto. Sulla ricerca scientifica di Augusto Ponzio / Philosophy of language as the art of listening. On Augusto Ponzio’s scientific research. Bari : Edizioni dal Sud.
- (2007c). White Matters. Il bianco in questione. Athanor. Semiotica, Filosofia, Arte, Letteratura XVII, 10, 2006—07, ed. & Intro., “Sulla questione bianco e i discorsi secondo cui se ne parla, pp. 9—38.
- (2008). (ed.) *Approaches to Communication. Trends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Studies*, Preface, Semiotic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by M. Danesi, Intro., Life in Global Communication, by S. Petrilli. Madison, WI : Atwood Publishing.
- (2009). *Sign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Reading the Works of Victoria Welby and the Signific Movement*. Foreword by P. Cobley, xvii—x [= Semiotics,

-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2, Editor: Paul Cobley]. Berlin: Mouton.
- (2010). *Sign Crossroads in Global Perspective. Semioethics and Responsibility*, Preface, vii—ix, Intro., xi—xiii, by John Deely. New Brunswick (U.S.A.) and London (U.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2012a). *Express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Language*, Pref. by Vincent Colapietro. New Brunswick (U.S.A.) & London (U.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2012b). *Un mondo di segni. L'averne senso e il significare qualcosa*. Bari: Laterza.
- (2012c). *Altrove e altrimenti.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critica letteraria e teoria della traduzione in, con e a partire da Bachtin*. Milan: Mimesis.
- (2013). *The Self as a Sign, the World, and the Other. Living Semiotics*, Foreword by Augusto Ponzio, New Brunswick (U.S.A.) & London (U.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 Petrilli, Susan & Augusto Ponzio (2005). *La raffigurazione letteraria*. Milano: Mimesis.
- (2007). *Semiotics Today. From Global Semiotics to Semioethics*. A Dialogic Response. Ottawa: Legas.
- (2008). *Lineamenti di semiotica e di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Bari: Graphis.
- (2010). Semioethics. In Paul Cobley 2010a, 150—162.
- (2011). Jakob von Uexküll. A Master of the Sign. *Paradigmi. Rivista di critica filosofica. Evoluzione, filosofia, ideologia*, ed. Sergio Bucchi, n. 2—2011, 153—167. Milan: Franco Angeli.
- (2013a). Biosemiotic scenarios. *Semiotica* 2013, 195, 1—36. [Review article of D. Favareau 2010.]
- (2013b). Modelling, dialogism and the functional cycle: biosemiotic and philosophical insights. *Sign Systems Studies*, 41(1/2), 2013. Department of Semiotics, University of Tartu, Editor-in-Chief, Kati Lindström.
- Petrilli, Susan; Ponzio, Augusto & Julia Ponzio (2005). *Reasoning with Levinas*. New York, Ottawa-Toronto, Legas.
- Petrus Hispanus [1972 (1230?)]. *Trattato di logica or Summule logicales*. It. trans. A. Ponzio. Milano: Bompiani 2010.
- Ponzio, Augusto (2006). *The Dialogic Nature of Sign*. Ottawa: Legas.
- (2006b). *The I Questioned: Emmanuel Lévinas and the Critique of Occidental Reason*. *Subject Matters*, Special Issue, Vol. 3, 1 (2006), 1—42. [This issue

- includes contributions commenting A. Ponzio's essay, by A. Z Newton, M. B. Smith, R. Bernasconi, G. Ward, R. Burggraave, B. Bergo, W. P. Simmons, A. Aronowicz, 43—127.]
- (2007). *Fuori luogo. L'esorbitante nella riproduzione dell'identico*. Rome : Mimesis.
- (2008a). *Tra Bachtin e Lévinas. Scrittura, dialogo, alterità*. Bari : Palomar, 2008.
- (2008b). *A revolução bakhtiniana*. San Paolo (Brasile) : Contexto.
- (2008c). *Linguaggio, lavoro e mercato globale. Rileggendo Rossi-Landi*. Milan : Mimesis.
- (2008d). Introduzione. La filosofia dell'altra parola e la scrittura letteraria in Bachtin e nel suo circolo. In Michail M. Bachtin 2008, 5—91.
- (2008e). *A mente. Processi cognitivi e apprendimento linguistico*. Perugia : Guerra.
- (2010a). *Rencontres de paroles*. Paris : Alain Baudry & Cie.
- (2010b). *Enunciazione e testo letterario nell'insegnamento dell'italiano come LS*. Perugia : Edizioni Guerra.
- (2010c). *Encontres de palavras. O outro no discurso*. San Carlos (Brasil) : Pedro e João Editores.
- (2010d). *Procurando uma palavra outra*. San Carlo (Brasil) : Pedro e João Editores.
- (2011). *La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Segni, valori, ideologie*. Bari : Giuseppe Laterza.
- (2012). In *altre parole*. Milan : Mimesis.
- (2012). *Linguística Chomskyana e ideologia social*, tradução & apresentação de Carlos Alberto Farmaco. Curitiba, Paraná (Brazil) : Editora UFPR.
- Ponzio, Augusto ; Calefato, Patrizia & Susan Petrilli (1994). *Fondamenti di filosofia del linguaggio*. Bari : Laterza ; 2nd ed. 1997.
- Ponzio, Luciano (2008). *Icona e raffigurazione. Bakhtin, Malevil, Chagall*. Bari : Adriatica.
- (2009). *L'iconauta e l'artesto. Configurazioni della scrittura iconica*. Milan : Mimesis.
- Ponzio, Luciano, Petrilli, Susan, & Augusto Ponzio (2012). *Interferenze*. Pier Paolo Pasolini, Carmelo Bene e dintorni. Milano : Mimesis.

- Rossi-Landi, Ferruccio (1983). *Language as Work and Trade*, Eng. trans. by M. Adams et al. South Hadley (Mass.): Bergin and Garvey. [It. orig. *Il linguaggio come lavoro e come mercato*. Milan: Bompiani, 1968. New ed. by A. Ponzio, 2003].
- (1985). *Metodica filosofica e scienza dei segni*. Milan: Bompiani. New edition by A. Ponzio, 2006.
- Sartre, Jean-Paul (1960). *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Paris: Gallimard.
- Saussure, Ferdinand de (1916). *Cours de linguistique générale*, ed. by C. Bally and A. Secheaye. Paris: Payot, 1922. Critical edition by R. Engler.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4 Vols., 1968—1974; *Course in General Linguistics*, Eng. trans. by W. Baskin, Intro. by J. Culler. London: Peter Owen, 1959, 1974; & by R. Harris. London: Duckworth, 1983; *Corso di linguistica generale*, Intro., It. trans. & comment by Tullio De Mauro. Rome: Latera, 1967, 24th ed. 2011.
- Sebeok, Thomas A. (2001). *Global Semiotics*.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2010). Biosemiotics. In P. Copley, 2010a, 179—181.
- Uexküll, Jakob von (1909). *Umwelt und Innenwelt der Tiere*. Berlin: Julius Springer Verlag.
- (1920). *Staatsbiologie. Anatomie-Physiologie-Pathologie des Staates*. Berlin: Verlag von Gebrüder Paetel. [Sonderheft der “Deutschen Rundschau,” hrg. Rudolf Pechel]; 2a ed. Hamburg: Hanseatische Verlagsanstalt, 1933.
- (1934/1992). *Streifzüge durch Umwelten von Tieren und Menschen*. Reimbeck: Rowohlt; Eng. trans., *A stroll through the worlds of animals and men, A picture book of invisible worlds*. *Semiotica* 89(4), 1992: 319—391.
- Welby, Victoria [1983 (1903)]. *What Is Meaning? 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Significance*. Ed. And Preface by A. Eschbach, ix—xxxii, Intro. by G. Mannoury, xxxiv—xlii [= Foundations of Semiotics 2].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 (2007). *Senso, significato, significatività*, It. trans., Intro. “Il senso e il valore del significare,” vii—lx, and ed. by S. Petrilli. Bari: Graphis.
- (2009). *Sign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Reading the Works of Victoria Welby and the Signific Movement*, Pref. by P. Copley. Berlin: Mouton. [This monograph by S. Petrilli includes a vast selection of published and unpublished writings by Victoria Welby.]